山野风物

蓝白之间读蜡魂

魏勇（四川）

武陵山脉在九月南风里起起伏伏，湘西依然满山绿意。沿沅水水系行进至凤凰古城，天色尚早，江雾未散尽，早起的妇人于沱江石墩上捶洗衣裳，棒槌起落的声音贴着水面传开，清脆而空灵，古城的晨曲，慢悠悠自江边漾开。

江的两边，古城核心区与外围新区，一旧一新，形成新老交融、和而不同的格局。沈从文先生笔下那种偶然与凑巧交织而成的美，在这里处处可见。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蜡魂”艺术馆。沿着青石板路面信步至回龙阁，远远就望见一尊庄严肃穆的巨型蚩尤雕像。门前悬一方蓝布招牌，上书“蜡魂”二字，字迹遒劲有力。

拾级而入，满屋的蓝白色调扑面而来。大小不一的蜡染作品，或挂在墙上，或铺在地上，或立于架子上，一方蓝白世界，让人目不暇接。仔细观看画面内容，有流动的山水、跳舞的孔雀，还有恬静的少女等，各式精美纹样盘旋游走，充盈馆内空间。

木案上摆有青花瓷碗，碗里盛着半碗琥珀色的蜂蜡。我学着师傅的样子，拿起搁在碗边的蜡刀，摊开白棉布，蘸蜡，点画。可由于力度掌握不好，点出的蜡液时断时续，拖出的痕迹歪歪扭扭。费了大半个时辰，也只画出一朵蔫巴的花和一只比例失衡的蝴蝶。

师傅安慰我：“画坏了不要紧，或许染出来后会有意外惊喜。”说完他接过蜡刀，在我那块布上修改起来。刀尖跟着他手腕的力度，在粗粝的布纹间滑行，蜡痕流畅，起收之间，行云流水。

画好的作品还需浸泡、淘洗等工序，趁着空隙，我问起“蜡魂”二字的由来。师傅从里间取出一块已被烟火熏得发黑的围裙，上面的蓝白纹样已经模糊不清，纵横交错的纹路也已斑驳。

“这纹路叫冰裂纹。”师傅把围裙举到灯下，一点一点转给我看：“这就是蜡染最神奇之处，蜡层在染色时会自然崩裂，靛青从裂缝渗进去形成冰纹，至于裂成什么样，全凭天意。”放下围裙后，他又强调：“这就是蜡魂，不可预料，不可复制。”

“芳蓝滋匹帛，光辉胜本青。”在凡物皆可精准复刻的今天，蜡染却乐意把一半的成败交给偶然，这份对自然之美敞开怀抱的态度，让我内心一动。原来师傅先前说“画坏了不要紧”，一半是安慰，一半是实情。

染缸边，我那块画坏了的布经反复淘洗之后，蜡层崩裂处渗进深蓝，那朵歪歪扭扭的花上，竟真的生出一只蝴蝶来。两片翅膀一高一低，仿佛一旦扇动就可起飞。我忍不住“啊”了一声。真正的美，果然就是最自然的样子。

从艺术馆出来，于傍晚漫步古城，我看见清澈的沱江水装下了整个湛蓝的天空，一叶扁舟从虹桥下摇过，船尾坐着一个身裹靛蓝布衫的苗家女子。画面又深又活，正应了宋人赵汝鐩所写“蓝染晴空晚色鲜”的意境。

我忽然想，这不就是一幅活着的蜡染画么。

听初冬

李亚男（新疆）

树上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初冬也就跟着来了。它没有夏天那样燥热，也不像春天那样柔和，只是带着一股清寒漫开。风从野外吹过来，掠过屋檐，钻进家家户户，引出各种各样的动静。静下心仔细听，就能捕捉到这些藏在凉意里的声音，感受初冬独有的样子。

最先听见的是风。入了冬，风不再像秋天那样温和，性子变得干脆。吹过落光叶子的树梢，会发出低沉的声响，像有人在巷子里低声闲谈。穿过院子里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响声空落落的，和夏天满树叶子哗哗作响完全不一样，听着反倒敞亮。屋檐结了薄冰的时候，风一吹冰凌互相碰到，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像自家挂的铃铛，沉闷的空气一下子活泛起来。风卷起地上残留的枯叶，叶子轻轻蹭着路面，好像季节在悄悄换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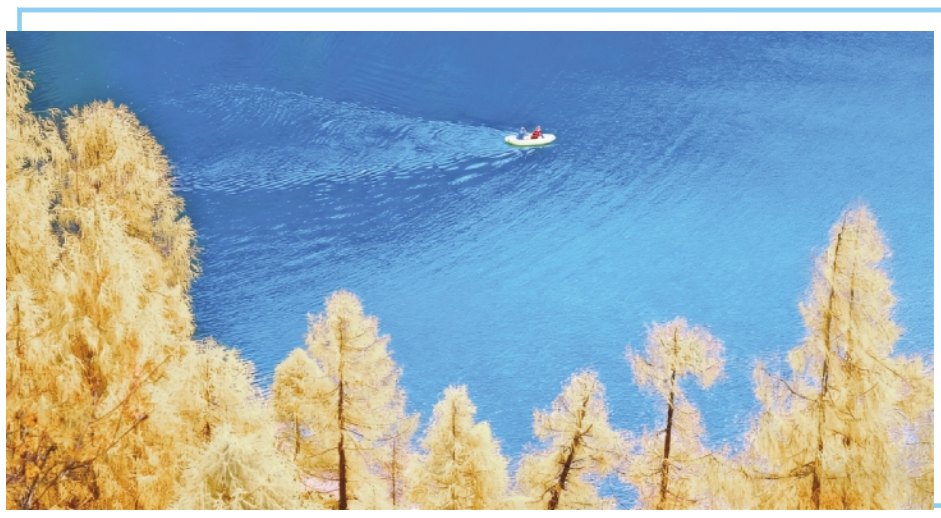
田间的动静，藏着还在生长的力量。田埂上的荒草被风吹过，缓缓摇动，诉说着秋收之后的安宁。地里刚冒头的麦苗，上面盖着一层薄霜，小苗就在这样的冷天里一点点积攒力气。田边沟渠里还有没冻住的水，慢慢往前流，声音舒缓，等着来年继续滋养庄稼。不时有麻雀落到田埂上，来回找草籽吃，翅膀扇动的时候带出一点轻快的动静，给冷清的田地添了几分生气。

屋子里的声音，总是带着暖意。灶里柴火慢慢燃烧，时不时爆出一声轻响，火苗舔着铁锅。锅铲在锅里来回翻动，碰撞的声响混着饭菜的香气，在屋里散开，这是过日子最实在的声音。晾衣绳上的衣服被风吹得来回晃动，发出窸窸窣窣的细响。暖气片里面的热水循环流动，细细的声响交织在一起，把寒气挡在窗外。

赶上初雪落下的时候，所有声音都放轻了。雪花落在屋顶瓦片上、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落在墙角的竹筐里，几乎没有重量，只有很淡的摩擦声，就像拿羽毛轻轻扫过地面一样。偶尔有雪粒打在窗玻璃上，动静微弱，生怕惊扰屋里的人。远处村子传来几声狗叫，飘得很远。邻居聊天的声音、小孩玩耍的声音，隔着薄薄一层雪飘过来，安静里面就多了人间的烟火。

等到夜里，初冬的声响更平和。偶尔有落叶撞到窗户，轻轻一下，像时间慢慢往前走。外面的风渐渐弱下去，屋里钟表不停走着，和暖气片流水的声音掺和在一起，心也跟着静下来。白天那些烦心的琐事，就在这些细碎的声响里慢慢淡掉，只剩下安稳。

在初冬，听风穿过枝头，听残叶在地上挪动，听田里藏起来的生机，也听家里烟火带来的温暖。这些声响带着凉意却不冰冷；周遭安静却不是空寂。它让人明白，就算天气一天天变冷，也还有不少细碎的美好可以慢慢体会。这就是初冬，悄悄说给我们的话。



湖光秋色

翁桂涛（广东）摄

人生百味

一捧花生忆流年

萧正清（浙江）

下班路过菜市场，看到一家摊子上堆着刚刨出来的新鲜花生，壳上还裹着湿润的泥土，我忍不住买了两斤——许久不曾吃生花生，正好尝个鲜。

回到家把花生洗净，剥开一粒放进嘴里，却微微蹙起眉：水汽太重，少了那股直抵心底的浓香。妻子见状笑道：“超市里那么多炒花生、五香花生你不买，偏要买生的。”

我笑着回答她：“你忘了？你小时候不也在地里偷吃过花生吗？”话音刚落，思绪便跟着那淡淡的生涩气息，飘回泥土芬芳的旧时光。

那时我八九岁。每到田野泛黄、秋风转凉的时候，大人们扛着锄头下地。一锄头下去，沙土地里一串串饱满的花生就连根翻起。大人在前头刨，我们几个孩子挎着竹篮跟在后面捡。刚出土的花生壳沾着湿沙，散发着清浅的泥土香。若是看见谁家地头还留着几株没收净，几个玩伴便趁人不备，猫着腰溜进去，拔起一两株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在衣襟上擦掉泥巴，剥开壳直接往嘴里送。那鲜花生脆生生、甜丝丝的，带着淡淡的奶香；若是遇上水分足、糖分高的“白胖小生”，嚼起来比现在的坚果还要鲜醇。

可我们最期盼的，还是收完花生之后那场野炊盛宴。

田埂上，大人们用铁锹挖一处浅坑，或是寻一块低洼地，拢起一堆火。刚出土的鲜花生不能直接烧——水分足，容易炸，香味也出不来。要连着藤蔓在太阳下晾晒上半日，等外壳微微发干，再丢进火堆里。

火堆是用枯枝、干草和秋收后的秸秆搭起来的。火苗噼啪作响，舔舐着花生壳，不多时，壳上的泥土慢慢龟裂，空气里漫开一股独特的焦香。这香气浓烈，混着泥土的烟火气、花生壳淡淡的焦味，还有果仁油脂受热溢出的浓香，一个劲地往鼻孔里钻。我们围在火堆边咽着口水，一遍遍地追问：“熟没熟？熟没熟？”

大人们拿树枝扒开火堆，把烧得黑乎乎的花生拨出来。花生烫人，只能在两手之间来回倒手，一边哈气一边剥开焦壳。火候刚好的花生，外壳虽焦黑，内里的红皮紧紧裹着果仁，泛着温润的油光。送进嘴里，温热的果肉软糯又带着一点筋道，油脂的醇香和炭火的焦香融在一起。哪怕嚼得满嘴黑灰，甚至带一丝微苦，大家依旧吃得有滋有味，连沾了香气的手指头，都要细细舔干净。

除了野火煨烤，母亲还有她的拿手法子。白水煮花生，撒上盐、放几粒八角，出锅时水润饱满，是待客的好物；若是留到冬日，她会挑颗粒饱满的洗净晾干，在柴火灶的大锅里把粗沙炒热，再倒入花生同炒。炒透的沙地花生，轻轻一捏壳就裂开，香气能漫满整座院子。

那时候花生并不富裕，不能随手抓来吃。多数人家收了花生，除留一部分做过年的炒货外，很大一部分要拿去榨油。村里有一间榨油坊，秋天花生一入仓，坊里的烟囱便日日冒着烟。花生炒熟、碾碎、上锅蒸透，压成油饼送入榨油机。在榨机重压下，金黄的油慢慢淌出来，香气能飘出半个村子。榨完油剩下的花生饼硬邦邦的，掰碎拌饲料喂牲口，在当年是十分金贵的精料。

后来我上初中，离家远，一周回一次家。母亲总会提前炒好一袋带壳的花生，塞进我的书包。那是班里最受欢迎的零食——课间掏出几颗，剥壳的脆响、咔嚓咔嚓的咀嚼声，成了少年时光里最愉悦的记忆。

如今超市货架上摆满各式包装精致的花生：蒜香的、奶油的、麻辣的，还有去壳的花生碎，随手就能买到。我们早已实现“花生自由”，可吃起来，总觉得缺了一点什么。或许缺的，是田埂上为抢一颗烧花生而沾满泥巴的野趣；是柴火灶间混着淡淡焦煳的烟火气；更缺的，是那片泥土之上，汗水落地却总能于清苦里寻到欢喜的纯真年月。

墙角的时光信笺

王世全（吉林）

黄昏的光斜斜地漫过来，落在老屋墙角那只旧信箱上。铁皮早已锈透，边角翻卷翘起，缝隙里露出几片蒙尘的纸片。我伸手一碰，指尖撞上冰凉的锈迹，粗糙的锈屑擦过指腹，裹着经年风雨沉淀下来的清寒。恍惚间，往事漫上来，我一下子想起年少时：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奔到这里，盼一封远方的来信。

从前的日子走得很慢。山长水远，车马迢迢，一份惦念，总要翻过山岭、渡过流水，才能抵达。等一封信，常常要耗上许多时日。等待的过程里，心里却是满的，藏着一份温柔又朦胧的期待。放学铃一响，我便快步往家赶，还未踏进院门，目光就投向墙角的信箱。有时兴冲冲地跑过去，箱体空空，心底便漫开一层淡淡的失落。可这份怅然不会停留太久，念想依旧悬在心头，静静等着来日。如今回头看，这份绵长的期盼，原是少年时光里一份珍贵的馈赠。

后来有了电话，有了手机，也有了微信。千里之外的音讯转瞬即至，相隔万里，也能即时通话。书信便慢慢淡出了生活。信箱日渐空置，尘埃一层层落上去，仿佛时光堆起的一声轻叹。那个曾经日日守望的铁皮盒子，慢慢被人遗忘，独自守在老屋寂静的角落。

前几日整理旧物，翻出一本泛黄的日记本。扉页上抄着中学时喜爱的诗句，字迹已经漫漶，墨色褪成浅褐，如同秋日枯去的叶子。纸边微微卷翘，还留着当年无意沾上的浅淡污渍。一页页翻过，那些年少心事、懵懂欢喜、无处排解的烦忧，都一笔一画妥帖记下。很多情绪的来由，如今早已记不清了。可这些文字，实实在在地留住了当年的自己：笨拙，热烈，带着几分天真。少年的悲喜向来坦荡，不加遮掩，所有细碎心绪，都收进这薄薄的纸页里。

这一刻我忽然懂得，岁月从不会为任何人驻足。它像一条无声的河，缓缓向前，带走一些，也留下一些。带走少年青涩，带走来不及说出口的告别；留下泛黄纸页，还有这墙角信箱里，封存的时光信笺。许多人和事悄然走远，无从挽留，可那些真切经历过的片段，不会彻底消散。

前些日子重回老屋，信箱还在，只是更旧了。锈迹蔓延得更广，箱体蒙着一层薄尘。我站在它跟前，年少的往事如电影镜头般，一帧帧在脑海流转：放学后和伙伴在巷子里疯跑，夏日偷吃冰棍被母亲撞见时的慌张，第一次收到纸条时发烫的脸颊。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落在记忆里，却闪闪发亮。

想来，这便是岁月赠予我们的礼物。它虽带走光阴，却留住回忆。那些回忆，就像藏在信箱里的信笺，字句虽淡，微光绵长。它提醒我，曾经那样认真地生活，那样赤诚地心动。不必惋惜流年飞逝，那些真切的欢喜与感动，早已沉淀在心底。

黄昏的光线一点点沉落，暮色缓缓裹住老屋。我转身离去。信箱静立在身后。我知道，朝阳依旧会升起，日子依旧会向前。岁月虽不停留，可那些美好的片段，会长久存于心间，如同墙角这一叠无声的信笺，温软而绵长。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230期

锦里诗苑

黑土秋声（组诗）

林景权（辽宁）

黑土上的家雀

秋来，候鸟纷纷远走高飞
我，一只灰土土的家雀
抖一抖翅膀，抖落露珠与草籽

冻红的瘦爪倘若松开
整个村子便失去最后的韵脚
只剩北风翻动空巢，读一窗窗霜月

我依旧从树梢退回屋檐
沿垄沟跃上电线，把最暖的音
唱进炊烟的五线谱

风雪碾过啼声
啼声浮起井水的波光
每一声，都在修复被砍掉的偏旁

就这一寸黑土，托住我的瘦爪
活着，为它厮守、刨食、歌唱
死了，去续它的命

秋分

露凉二分，霜重三分
稻谷九十度躬身，风牵长藤
牵牛花把牛牵出篱栏

秋老虎从庄稼地溜进场院
豆荚，有的炸裂有的缄默
玉米张开金口，吐出机鸣
辣椒串成门窗两侧的春联
一缕炊烟，隔开整片蓝

旧桌新凳，自烧的酒、陈皮茶
满杯，空盏
云把月磨成一把锋利的镰
收获圆满，代价总要先分割
一块月饼，我一半，另一半冷藏

秋月

夜，沉进井底。我推开
井口似的窗，一缕暗香拂过
桂花半吐半掩，像你微颤的唇
和出门时未曾扣好的白衬衫

凉意漫入领口
露水晃动清瘦的上弦
远处渔火。一盏，两盏
在波间明灭

天涯，可有同一弯月
照着你的帐篷
照着那副我们曾共骑的马鞍

一声雁鸣，咬断梦境
此刻这月，可是你掰给我的
滨河月饼最甜，也最苦的那半

拾秋

风提着裙摆，在白茬地
一遍遍翻找谷垛
眺望被衔入远处霓虹的那粒

果园燃起千盏灯笼
照亮夜归人的篱笆院
蒸糕烤饼，祭月
共饮一坛陈酿

我于收割机齿痕下
拾起遗落的穗子
放进孙儿带二维码的书包
盼一粒种子，在数据网的垄格
发芽，拱破泥土

清水的地理元素（组诗）

陈赟平（甘肃）

水清路

这个地名，其实与水无关
也许是期望——
水脉汤汤，长路通达

像大地舒展开的一截衣袖
钉着四颗沉实的纽扣
水务局，市场监管局，
第三幼儿园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它们就像天幕落下来的四颗星星
明亮，丰盈，携着文明

我是从履历里走出来的一枚针
这条路，是牵挂多年的长线
笔直，反反复复穿过我的身体
从不倦怠

它足足用了十个春秋
在县城东北的额角，刻下一道印痕
从此我们结下尘缘
彼此间称为兄弟或姐妹

三马路

听见路名，就容易联想
三匹骏马驰过，三驾马车扬尘
而它另有一个名字叫兴盛路
一叫就响了二十年

路两旁疯长的美食和鲜果
往来步履是它源源不断的注脚
它还叫繁荣，川流不息，生意兴旺

那家叫码头故事的火锅店
燃烧路上大半的人间烟火
把连锁的四川味道洒进西北小城
创业者的热忱和智慧沸腾了这条长路

连同百余种业态，万千人脉
化作一条金蛇，昂首从秋天出发
伸向辽阔的远方

清水小站

那趟绿皮车只在此停靠十分钟
赶时间的人都牢记这个时刻

有人上车，去逛麦积山伏羲庙
或去天水之外更远的地方
有人下车，回城里或乡村的家
看父亲的笑容，吃母亲的手擀面
也有远道而来的游人
专程来泡汤峪温泉，赏丁香小院

天南地北的人，来而复往
饮一瓢清水，泡一池温泉
尝一锅特色火锅
在农家小院暂住几天
揽山野休闲时光，再各奔前程

西坡

像忘不掉自己的乳名一样
我记住大口井、阳沟、爷庙
上庄里、下庄里、土桥子
这片土地收纳这些地名
也收纳我的降生和成长

早年，它送走了守摊的祖父
如今看着土里刨光阴的父亲衰老
时光打磨我，步入壮年
让奔跑的两个儿子青春蓬勃

青年的我就是一支箭
庄口的大路紧绷，将我射向远方
待我辗转归来，已近半百
大口井，原是它水汪汪的一只眼
如今井壁皲裂，水影散尽
沉在心底，化作一道伤疤

儿时，雀鸟成群
墙头、树杈、瓦檐、谷垛、廊下
到处都是跃动的身影
密匝匝的鸣叫声，是西坡不寂寞的乡音

一辈辈人长大，如留不住的雀鸟
拼尽全力，飞向远方

大路头

在我内心的旷野，有一匹马
不停奔跑，长久嘶鸣
扬起雪白的头颅

它追风向晴，迎霜踏雪
唯独不迎落雨
我就把思念儿子的泪凝成一场冬雨
在白雪看不见的地方
从疼痛的心底，纷纷垂落

乡亲们围绕着它，它怀中藏着
无数尖刀，切开滚烫的阳光
母亲在世时，常背覆霜雪的干柴
扶着这匹马的脊梁
久久伫立，等候远方的我回家

这条通往河湾的大路头
仿佛西坡甩出的一根麻鞭
赶着我，还有我的儿子
向着日渐开阔的日子奔赴

立冬（外二首）

禾未黄（江苏）

五更时分，村口一群
穿黄马褂的老妇人
静静地等候大巴
脊背弯下去，单薄得
仿佛只能握住一根针

万里旷野缩短为一截截
白晃晃的枝丫，站立着
供寒冷落脚，我暗自猜想
这人间，一定是漏了西北风

红叶

这是母亲沸腾的血液
不是在泼洒
是缓缓流淌
甘愿慢慢燃尽
只为延长人间的美景

秋雨

淅淅沥沥的秋雨
滴在窗外的枯叶上
啪啪作响
跟敲在红瓦上一样
让我听见故乡的擂鼓声

一朵叫等待的花

钟开利（成都）

半醒半沉的长夜
盛不下晚归的声响
从心底慢慢浮起

悟透之后，便顺着根脉远行
走过断桥，饮尽人间冷暖
挣脱束缚的绳
孤河静静流淌，一叶扁舟沉浮
谁渡你过河
赴千年前那一场相逢

无数不甘的言辞
生出虚妄念想，扰动世间
不问生于云巅，或是坠于幽谷
花开不见叶，见叶不开花
层层叠叠的彼岸花
诉说永隔的守望